

我和我的家乡

城事

情谊全在美食中 得闲来广州饮茶

■李斯璐



■广府点心是“饮茶文化”的灵魂。 作者供图



■亲朋好友聚一聚,得闲来饮茶! 作者供图

此前有一则新闻介绍,今年8月广府茶居“点都德”在杭州开了第一家分店,成为杭州吃货圈最“火”的店,食客大排长龙,可见“一盅两件”火爆到什么程度。

其实,广式茶点是我最熟悉不过的食物。在我的家乡广州,“饮茶文化”已经深入人心,对于广州妹李斯璐来说,生活与“饮茶”密不可分。

是儿时味道更是历史味道

说是“饮茶”,其实茶是配角,主角是各式精美的广式点心,比点心更重要的是饮茶的人。

“咁得闲,不如去饮茶啦!”约上三五知己,齐聚茶楼,每人点上“一盅两件”,偷得浮生半日闲。叹早茶,是广州人“懂生活”的缩影。

我出生于广州市越秀区德政北路雅荷塘,临近中山四路、北京路,这是广州老城区,茶楼林立,新陶芳、惠如楼、北京楼等老字号曾火爆一时。小时候的寒暑假,我到祖父祖母家、外婆外公家小住,老人们就爱带我饮早茶,起个大早,眼睛还蒙蒙松松,就被带到了热闹的茶居吃早点。

外公饮早茶最讲究,只见他手拿着一份报

纸,从高第街的家,信步走到他最喜欢的北京楼。他必定点一壶靓茶、两件小点心,要的就是那种氛围。见到街坊来了,就招呼人“搭台”(拼桌一起坐),聊家常为主,食点心、品茶为次,周围嘈杂的环境,丝毫不影响谈话的心情。

到了周末,爸爸妈妈休息,一家老小就会饮早茶“直落”午饭,一家三代共享温馨时光。

小时候饮早茶,对于起早觉得有些累,但点心实在太吸引了:烧麦、虾饺、肠粉、蛋挞……点心车上的竹笼码得高高,冒着蒸汽,上面还插着小旗帜。广府美食带来乐趣,和亲人们共聚带来温情,渐渐地塑造了我饮茶的习惯。

是心灵牵绊更是自信之源

随着城市经济迅速发展,广州许多老字号茶楼酒家日渐消失,唯独早茶不但没有消失,还不断推陈出新,网红店辈出。大江南北旅客来访广州,都要体验“一盅两件”的早茶文化。

参加工作后,有外地来玩的小姐妹问:“广州人工作忙碌,怎么还有空饮早茶?”于是,我请她饮早茶,指了指那些西装革履的青年人。此时,看似悠闲的茶楼,变成了商务洽谈、社交的重要场所。生意谈拢了,为合作伙伴斟茶,对方指头在桌子上叩几下,以示谢意,心中达成了默契。都说职场是大风大浪的历练场所,但广州的早茶,让我在风浪中学会了从容、淡定。

随着广州与全国、全世界的交流不断增强,有时,我到外省出差,或者到外地旅行,总能找到广式茶楼。外地的广式茶点味道各有特色,但让我念念不忘的仍是家乡广州茶楼里的正宗味道,以及茶楼里那句“得闲饮茶”的亲切话语。

看来,广式饮茶文化已经走向世界,这让我对于家乡广州的文化充满了自信。每当看到广州的“网红”茶楼在全国开分店,各地食客趋之若鹜排队品尝,深深的自豪感便由心生。

此时此刻,我最希望各地的朋友,得闲常到我的家乡广州做客,我们一起上茶楼,我请你饮茶。

小巷在或不在 我的城市记忆不会消失

■李应华

我是广州人,和广州的记忆大多与这里的巷子有关。小时候外婆家和奶奶家分别在小桥村和西村,听起来离市中心很远,其实就在西华路和流花路。童年时大部分时间踩着青石板在小巷里度过,上大学后拿起相机拍照时,也偏好这种风景。如果说乡愁,小巷风情也许就是载体吧。现在,有些小巷已经不在了,但是我对广州的记忆,永远不会消失。

小巷气味

小巷里的童年不好过,房子偏潮湿,完全没有传说中的冬暖夏凉,下雨天还漏水,骑着小单车路过时也不能快意飞驰,总得留心路上的坑洼。比较美好的记忆是奶奶家旁边有一小片草地,小时候和同伴们在那里抓过螳螂喂小鸡。还有邻居院子一棵三层楼高的鸡蛋花树,花开满树的时候会有淡淡的香气,花落满地的时候,又可以捡回家给奶奶晒干煲凉茶。

到了小学,当时盘福路上那条叫医

国街的小巷承载了放学后几乎所有美好回忆——小浣熊方便面、卜卜星、奇多、棒冰、玻璃瓶的汽水,还有只要有球和书包就可以开场的足球赛。

高三那年要上晚自修,晚饭多在应元路上的各式小食店解决。为了换口味,我走遍了附近的大街小巷。那时候觉得,只要走出学校,空气都是轻松的——大街小巷里闻着烟火气觅食,遇到同学开一下无聊玩笑。经过半年,同学们总结出“平靓正”的食店名单,这就是高三除了“啃书”之外的幸福记忆。

上了大学,小巷依旧成为觅食的好去处。那时宿舍楼下就是学校的小北门,穿出去之后就是下渡路城中村的“广阔天地”,各式小食店就藏在握手楼下的巷子里。宿舍里5名同学,最喜欢在下课后穿过饭堂直奔小北门,那里潮汕老板卖的小炒才是我们的最爱,重油、重口味,下饭一流。这样的小炒店越开越多,大多没有店名,我们干脆用“一饭”“二饭”“三饭”来指代。

小巷影像

大学时期开始喜欢摄影,这是受了新闻系的女友影响——她刚买了新相机,要去恩宁路练手。我们在那里逛了大半天,一直走到西村。

那时,我从小住到大的房子已经开始拆迁,我拿了她的相机走进已经被凿开几个大洞的屋里拍照,在天台上又看到了邻居家那棵鸡蛋花树。我以为才拍了一阵,结果女友不断催我,原来已经有小半个小时了。拍着拍着,我有点想哭,就像告别家人那样伤感,只好再多拍点照片,以宽解心怀。

人生已经到了“三字头”,除了在珠海读大学的两年,其余时间都在广州度过。像众多的城市一样,广州变化很大。刚毕业那会,我特别喜欢拍摄废墟、斑驳的墙面、那些大大的“拆”字,配上一些感性的文字,发到论坛总能获得不少称赞。随着结交的同好朋友越来越多,我发现广州的新面貌“风景更好”。我渐渐明白了:多拍照片见证历史,交给后代留念、

评价吧。

上述的那些巷子,长大后我曾回访,有的还在,有的已经不在了。准备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,我才发现,我和广州的记忆,没有因为小巷的在或不在而消褪。我爱这个地方,不会因为她变或不变而有所改变;我的广州情,只与我和我爱的人有关。



■走遍天涯海角,最爱的还是家乡。 作者供图